

故乡，乡愁已远

□ 郝卡厚

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情感和文化的象征。对于很多人来说，故乡是童年的记忆、亲人的所在、文化的源头；无论身处何地，故乡始终是人们心灵的港湾和精神上的寄托。

前不久，我又一次踏上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土地。然而，这一次的回乡，让我的灵魂再次受到深深一击。

下了车，映入眼帘的是摇摇欲坠的大门；一线六孔窑窑，面子仍然条纹清晰，但门窗已经千疮百孔；透过破烂的窗户，窑顶成片脱落，泥渣掉落满地；窑内唯一的一件橱柜上面，铺了厚厚一层泥土；偌大的石板院子，荒草以顽强的意志，从石板缝中冒了出来；下院一块原本可种蔬菜的土地，杂草密密麻麻，随风摇曳，不时发出沙沙的声响。

曾经方圆百里无人不晓的“财主人家”大院，就这样留在了我儿时的记忆里，逐渐在我的眼前消逝……

这些年，我的老家，包括其他村庄，都掀起一股翻修老宅或新建房屋之风。有钱的人家，掷金数十万甚至百万千万，在农村大修特建豪宅，青砖灰瓦、雕梁画柱，四合院、小洋楼，应有尽有。翻修老房子、老窑洞的也不在少数。然而，装饰得再好，利用价值又有多大呢？除了一年中几次重要的祭日要回去上坟祭祀先人，偶尔住一下，或者每年相邀亲朋回去吃喝两顿外，更多时候处于“铁将军把门”的状态。

说心里话，看着破破烂烂的老宅，我也想拿出点钱来翻修一下老屋，不求多么豪华气派，至少给父辈有个交代，因为毕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每想到此，一股愧疚之感就会涌上心头。

那天，我坐在圪楞旁的一块石头上，凝视曾经伴我七年读书生活的学校——中塬中学。三排明墩石窑窑显破旧却依然昂首挺立，学校操场平整如初，只是在一个角落多了一盘碾子。其中，最上面一排窑洞，已被改造成村委会办公用房，并在对面新建

了一排平房作为伙房餐厅，也是村里过红白事的场所。

点燃一支香烟，烟雾袅袅升起，记忆的闸门被猛地打开，将我拉回到快乐无忧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的家乡与众多陕北村落一样，淹没在厚重的黄土高原之中。从最上头的我们家至最低沟，一字排开，星星落落的清一色窑洞小山村。那个时候，全村20多户约150多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村里设有公社、中学、供销社，我家窑洞多，院子大，公社当时就借用我家的五孔窑洞，只留一孔供我们居住，三间西厢房公社也占用了。学校是七年制，小学、初中均有招生。周围十里八乡的娃娃都来我们村上学，近点的跑校念书，十多公里之外的就住校。每天早晨，各个班级都到操场上课。每天早晨，几百名学生甚是壮观。上课铃一响，朗朗读书声几乎传遍整个村子，坐在家也能听见。课间休息，打篮球的、水泥桌面上打乒乓球的、踢毽子的、扛角的、嬉戏玩耍的，好不热闹。

放假或周天不上学的时候，小伙伴们三五相约，或十多人一组，上坡下狐挽羊草、割猪草，挖野菜、掏苦菜；或带着三五只狗撵兔子、逮山鸡；或翻山越岭跑到临村，偷摘杏子、桃子，甚至悄悄摸进菜园子采瓜摘豆，来个“一网打尽”。

探路踩点的、站岗放哨的、深入腹地“下手”的，虽分工明确，但常有马失前蹄、“不走运”的时候，被“打劫”的人家告到父母那里，后果就是被骂被打。

离村子两三公里，南北各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一条是河老庙沟，另外一条是许家坪沟。那时，小河水量大，河面差不多几十米宽，旺季河水基本满河床流淌，即使干旱，河水也从未断流过。河上还有一座小桥，以备行人和车马通过。

炎炎夏日，小伙伴们一起下河耍水、摸鱼；寒冬腊月，河水封冻，三四十米宽的冰面顺河床伸展开来，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巍巍壮观。大伙儿

乎每天相约到此，在光滑的冰面上滑冰车、打擦擦、抛硬币，逐个项目地角逐比试。摔倒了爬起来，即使脸冻成红苹果、双手满是冻疮，都不管不顾，只要玩得痛快过瘾就好。

十三四岁，正是上学的好时光，初中毕业的我却失学了。书念不成了，虽千般无奈、万般不甘，但总不能待在家里吃闲饭吧。开春后，队长就指派我给生产队放牲口，一个老汉、一个小女子加我一个青少年。每天，牛耕完地回来，我们就把十多头牛、驴、马等，一鞭子赶到水草丰茂的沟渠河道，任由它们吃青草、饮河水。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牲口乱跑，更不能啃吃地里的庄稼，太阳西斜时，再把牲口赶回来。往返路上，马儿或牛儿就成了我和那个小女子的“坐骑”。每天挣七分工分，觉得悠哉乐哉。

为了和大人一样能每天挣十分工分，放了一年牲口后，我死缠烂打队长，也要赶牛耕地。之后，赶牛耕地、锄地、抓粪、打场、背背子等农活，我无不参与劳作，直至报名参军。

“春夏秋冬忙到头，一年四季没饱饭。”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了两年多，当个农民的那种苦累和心酸，深深地印刻在少年的心中，恐怕今生都难以忘怀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家乡的确很苦，老乡亲们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顶烈日、斗风沙，战严寒，常年累月在地里劳作，唯一的心愿就是能让全家人填饱肚子，窝窝头、稀饭、拌汤，成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雷打不动的“桌上客”，偶尔吃一顿大米白面，竟成为一种奢侈。

农村的生活条件虽苦之又苦，但人间烟火味却浓浓的：鸡叫、狗咬、羊咩；做饭时分，小山村炊烟袅袅；农闲时候、夜幕降临，乡亲们这家门进那家门出地串门儿，家长里短、天文地理，无所不谈；走到村里最高处庙梁、俯视，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苗，在一孔孔窑洞窗户里闪现……

一垄垄葱葱的田、一道道蜿蜒的路、一条条清清的河、一群群山野的

牛羊……便成了故乡永远赶不走、抹不去、忘不掉的乡愁乡音。

临近年关，老乡亲们都开始备办年夜饭，生豆芽、做豆腐、擀豆面、蒸馍馍、漏粉条、淘软米、宰猪杀羊，忙得不亦乐乎。

大年三十早上，家家户户炸油糕、做粉汤，香味儿在全村弥漫开来，久久不散。热腾腾、香喷喷的油糕和粉汤吃了，婆姨们消肉切肉，做粉鸡、炸丸子，男人们则清扫院落，担满水瓮，给窗户贴上窗花，给土神爷、锅竖柜、平板车、石磨、牛羊猪圈等贴上内容贴切的小贴贴，窑门和大门处，必须是红彤彤的对联。年夜饭后，各家各户都要垒火塔，左邻右舍还要挨家挨户走一遍，看谁家的火塔子垒得好、烧得旺。小孩子们围着火塔追逐打闹，叫喊声欢笑声不绝于耳。爆竹声此起彼伏，响彻荒野，越烧越旺的无数个火塔，将小山村照得透亮。

日历翻到如今。不仅仅是我家的窑洞稀烂，村子里多数人家也没整修房屋，一眼望去，都是断壁残垣和疯长的杂草，原本上百人的村庄，如今坚守在村里的人屈指可数，且全都是老弱病残。土地荒芜，牧歌消失；几时的乡间小路荒草蔓延，清澈的小河干涸无影；农家的屋檐下，再也不见燕语呢喃，夜晚的小山村，空旷寂寥，再也听不见鸡鸣狗吠……

陕北，乃至全国的好多自然村落是否与我的故乡一样，正在逐渐变成“空壳村”？

乡愁是树之根、水之源，乡愁是村头那一株株榆钱花盛开的百年老榆树，乡愁是村底那湾从石缝中流淌，四季常流、清澈如镜的水井，乡愁是今生割舍不断、不能忘却的乡音、乡曲……

“记得住乡愁”，领袖深谋远虑；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什么、着力点在哪里，值得深思。试想，路通了，水有了，灯亮了，可连最基本、最首要的人都留不下来，又何谈振兴？乡村振兴之路任重道远，且一直在路上。

乡愁已远，再难觅乡音……

人民政协，我为你放声歌唱

□ 周文治

（一）

1949年,那是一个丰收的秋天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
开始进入一个新纪元
尽管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
山河破碎 时局还未风平浪静
在曾经六朝古都的北平
在西山上空 出现了五颗启明星
一股股暖流在涌动
同一个声音在形成
那就是：砸烂旧世界 建立新中国
我们众手合力划大船啊
风雨同舟 相濡以沫

苦难深重的中华儿女啊
曾经饱受列强凌辱
曾经历尽艰难险阻
也曾经历血与火的考验 生与死的决断
而始终不渝 迎来源回路转
从而也淬炼出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
那就是：统一战线

一花引来万花开
千呼万唤始出来：
人民政协，我来了！
带着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我来了！
带着寒冬对春天的期待，我来了！
带着各族人民的重托，我来了！
群贤毕至 精英荟萃
围绕同一个目标 围绕同一个主题
求来求，我们走到一起来！
凝聚共识 共商国是
共赴国难 共维时艰
共同谋划新中国的美好未来

（二）

这是历史，这不是传说
1949年9月的人民政协
讲团结 讲民主
集民意 汇民智
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通过《共同纲领》
和衷共济 众手协力
凝心聚力 精诚合作
在一片废墟上托起了新生的共和国

（三）

长路漫漫不畏难
在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的道路上
总是充满曲折和艰险
人民政协发展的历程，同样也不平坦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拨云见天
人民政协的发展也重谱新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
一马当先 奋勇向前

1982年，又是注定不平凡的一年
人民政协有了新章程
民主法治建设也步入了新征程
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广泛
政治协商制度更趋完善
团结一心 共利断金
民族振兴 大道同行

十八大开创新时代
人民政协初心不改
定位更加明确：是统一战线的专门协商机构 是多党合作协商民主的政治制度
目标更加明确：党的领导指方向 政治协商有保障
共襄伟业是共同理想
团结奋斗汇聚磅礴力量
职能更加明确：政治协商聚焦大事 参政议政关注实事 民主监督紧盯难事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

你来谈一谈，我来谈一谈，你一言，我一言，万事更周全
你来讲一讲，我来讲一讲，大家都来讲，有事好商量
出实招 谋良策 建真言
找到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

（三）

有一种情怀叫家国情怀
有一种力量叫政协力量
有一种魅力叫人格魅力
有一种信仰叫崇德向上
我们基层政协人：位卑未敢忘忧国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以祸福避趋之
我们是政协委员：
要善于为界别群众政治代言
敢于成为党委政府决策的智囊团
发表真知灼见
作出政协贡献

我们帮忙不添乱 不求说了算
我们建言有分寸 只求说得对
我们建议作参考 但求有提高
我们坚守真理 坚守正道 坚守原则
坚守规矩 敢说话 讲真话；不打棍子 不扣帽子 不抓辫子 为群众说话
我们不迷恋权力 但有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广纳群言 广谋良策 广聚共识，维护人民权利

我们坚持 求同存异 理性包容
休戚与共 坦率真诚
反映群众意愿 契合决策需要 着眼解决问题
作为政协人，
我们要：守纪律 讲规矩 重品行；
我们要：懂政协 会协商 善议政
建言建到需要时
议政议到点子上
监督监在关键处

（四）

伟大时代书写传奇
人民政协凝心聚力
何其有幸 我是一个政协人
我们政协人 相聚一团火 散开满天星
为祖国 为人民 是我们无悔人生
我为人民政协而骄傲 而自豪
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我们大道先行 不畏路远山高

七十五年薪火相传
七十五年风雨兼程
我们不忘初心
一切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七十五年奋斗不息
七十五年重任在肩
我们追求民主
我们崇尚团结
一切只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的明天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 一名政协干部
一名新时代的政协人
你准备好了吗？
二十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那是党中央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动员令
那是祖国和人民的一次新的长征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我们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
我们和衷共济 一路同行

人民政协，我为你放声歌唱
因为人民政协：为我们承载重托 放飞梦想
因为人民政协：为我们凝聚共识 汇聚力量
因为人民政协：国家有希望，民族得解放

就像鱼儿追求着海洋
就像小草期盼着阳光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让我们心连心，手牵手，肩并肩，
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
为人民政协放声歌唱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番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

似水流年

远去的山村手艺人

□ 幸恒卫

在镇安县乡下的小山村里，人们都把铁匠、木匠、剃头匠、杀猪匠等等统称为“手艺人”。这些手艺人与小山村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些手艺人以他们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大脑、血汗与灵性构造的手工作品，构成了村庄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一环。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刚记事，在小山村的庄户院落、大街小巷，就时常能听到“磨剪子来——铰菜刀”的吆喝声回荡在空中，母亲听到了这吆喝声便知道磨刀的师傅来了，就会拿出家中不好用的剪子、菜刀，交给磨刀师傅打磨修理。小山村还会来补锅的手艺人，那扯满嗓子的吆喝——“补锅了，补锅了”让我记忆犹新。补锅的手艺人在裂隙的铁锅上，钻上眼儿，再把裂口或者穿眼处对准了也钻上眼儿，几颗铆钉一锤，锅居然就不漏了。小山村里的人家软绵绵厚实的棉被、棉袄散发出雪白棉花和金色阳光的味道，这都是弹棉花手艺人的功劳。那时买不起新棉花，旧棉花用七八

那里弹得柔软些。弹弓奏响的韵律此起彼伏，洁白的棉絮欢腾着、随风飘舞。农家炕上用的席、挑谷的箩筐、背东西用的背笼、筛米的筛子……这些都是做篾活手艺人的杰作。我小舅就是编席的好手，抽出一根根秫秸，操起厚脊薄刃的篾刀，用刀身在秫秸的底部比划一下就挥刀劈下，然后把痲秸清除掉。随着篾刀的上下翻飞，秫秸变成了一根根长长的秸丝，经过巧手加工，就变成了一卷带有花纹的炕席了。而到过年的时候，最忙的要算小山村里会杀猪的手艺人了，他们忙过之后，锅里就有了香喷喷的猪肉，那是我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当然，与小山村村民生活最密切的还是“三大手艺人”：铁匠、木匠、石匠。

小时候，家里用的许多铁器家具都是由铁匠锻造的。锃头、锄头、镰刀、斧头……“打铁要靠自身硬”。确实，打铁这活儿如果没有强壮的身体，就抡不起那几十斤重的大铁锤，就不能让大锤在砧板上叮当响一天。“趁热打铁”就是要趁热把铁器打成型，

然后马上投入泥水中淬火，把烧红的铁器投入泥水中的那一瞬间，只听见炙热的铁器遇到泥水发出清脆的声音，随之是一缕白烟腾空而起。随着“叮当、叮当”的声音，家里常用的锄头、镰刀、斧头就从铁匠师傅的大锤下诞生了。

我对木匠情有独钟。小时候每天放学后，我总要到木匠师傅的铺子里看师傅刨花，翻卷的木屑散发出别样的清香，让我很陶醉。木匠师傅用墨斗画线时，我帮他拽起紧绷的墨绳，只一松手，一道笔直的黑线便印在了木头上。我家的桌子、椅子、门窗，还有我结婚时的床、大衣柜，都是木匠师傅做的。我最喜欢的，是木匠师傅给我做的山杏树大书柜，牢实耐用，岁月流转，已经三十多年了，至今我还用着。

家乡镇安山大石头多，那时候石匠师傅也多。那时的小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盘磨面的石磨，一家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